

记忆南京 2011 活動帶領者的省思（翻譯）

Armand Volkas

MFA, MA, MFT, RDT/BCT

加州整合學院 副教授

生命藝術諮商中心 所長

生命藝術故事劇團 團長

歷史創傷療癒學院 院長

2011 年 10 月，四十個中國與日本的研究生聚集在南京師範大學會議室中，探討南京大屠殺中祖先們遺留給後代的影響。活動當中，一名日本男子哭倒在一個看來瘦小又虛弱的 83 歲半盲婦女面前，而這名婦女正是一位南京大屠殺的僥倖生存者。這個深深鞠躬的姿勢代表著日本文化中一份深深的尊重與歉意，這名男子正在為他的祖先於這次事件中的行為乞求原諒。1937 年，日本士兵闖進她南京的家裡，就在她的面前殺死了她的祖父母與父母，還姦殺了她十三歲與十五歲的姊妹，當她企圖阻止這些士兵們的行為時，他們用刺刀捅了她三刀直到她不省人事。當時這名生存者只有七歲，當她從死亡的邊緣甦醒，家中僅剩她與她四歲的妹妹在驚嚇中哭泣。她的童年就在那一刻結束，她擔起了照顧妹妹的重擔。

這名日本男子用他充滿著難過的聲音和眼淚對著她說：“你的记忆中這些遭受過的痛苦將永遠不會被忘記。”這位婦女帶著理解與痛苦的心扶起這名男子，告訴他：“這是那些日本軍國主義者們的所作所為。當時你並不在那裡，這不是你的錯。”這名男子懷著這份對於祖先的羞恥，謙遜地與其他的參與者共同見證了這名倖存者的故事。

這個令人感動的道歉與原諒的儀式是此次活動當中來自日本與中國的參與者相遇最重要的核心部分。這些參與者主要是由世界二戰的第二代與第三代的子孫們組成，大家相約在南京一起面對這次戰爭中兩個國家留下的歷史傷口，共同探索著心中這塊不曾被碰觸過的地方。

藉由道歉，這名男子用最直接的方式打破了一個面對南京大屠殺最大的禁忌。

在日本，南京是一個很具爭議的話題，人民對是否應該承擔起戰爭兇手這個罪名有著不同的看法，擔起這個罪名形同冠上莫大的恥辱，極為重視面子的日本文化價值觀念讓日本人民不願意直接面對這個事件。而這名男子腳下所踩著的，正是當初這些惡行發生的地方，如此道歉的行為需要多麼大的勇氣，他必須認知到一旦他們這樣的道歉行為在日本被公開，他們很有可能成為右翼的目標。

既然如此，為什麼日本成員要大老遠飛到中國為這些並非他們自己的所作所為道歉呢？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呢？這個“紀念南京”的活動目的僅僅是一個讓參與者去面對處理這個歷史傷口的過程嗎？又或者它可以是一個集體性的社會變遷呢？

我們這些活動的策劃者與治療師們，是否正在日本與中國的社會中創造一個治療性的介入呢？當我們帶著日本學生代表團體在 2007，2009 與 2011 年來到南京時，我們是否正在推動我們的信念，建立一個日本與中國社會在世界二戰後被療癒所應該要做的典範嗎？當事件裡的暴行已經漸漸消失在歷史的回憶之中，這些個人性道歉與集體性道歉對於日本人民來說是否還具有任何的意義嗎？

倘若我們認為這些問題有價值與意義，那在記憶南京這個活動裡我們的下一步該怎麼做，才能對於中日之間的關係有真正的影響？我們又該如何避免這些革新的調停活動會消失在文化衝突與誤解中呢？

這些是我在 2011 年 10 月來到南京時問我自己的問題。我於 2009 年推動帶領記憶南京活動之後，(Volkas, 2010) 再一次我將我戲劇，表達性藝術治療師與劇場的技术帶進這個活動。我針對處理文化衝突與創傷的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理論 (以下簡稱 HWH) 是一個用來面對處理歷史創傷的模式。(Volkas, 2003, 2007, 2009, 2010)。HWH 整合了即興創作，心理劇，社會劇，表達性藝術治療，戲劇治療，故事劇場和治療性的過程，同時伴隨著對於南京大屠殺，戰後的後代子孫於心理，情緒和靈性的探索。

這些來自中國與日本的參與者意會到這名婦女是最後一個見證歷史上悲痛一頁的倖存者，他們輪流對她表露了尊敬。有一回大家分享了她的故事對他們帶來的影響，有一位將近三十歲的中國男子對這名婦女說：親愛的“奶奶”，我感受到你深深的原諒，你受了這麼多的苦卻仍然擁有一顆慷慨的心。當我聽到你的故事時，一股很深的憎恨不斷的湧上我的心頭而無法化解。從你的例子裡，我會試著將我的心變的像你一樣寬大。謝謝你，奶奶，你讓我們見證了你的故事。

當一名中國人與日本人相遇，那無數喪生的生命在他們之間畫下了一個很難跨越的鴻溝。中國歷史的傷口是如此的深，那些過去無法被遺忘。這場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戰爭取走了將近兩千萬的生命，這個偌大的創傷仍舊影響著這個文化。在這個同時，日本與中國正嘗試共同建立經濟上的新聯盟，但這個歷史的傷痕依舊影響著這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然而，當日本人民來到中國道歉，這不僅僅是個人的影響也是政治上的影響。

如此一個個人和集體的道歉究竟有什麼樣的架構和意義？而它又是否具有療癒歷史傷口的能力？如果有的話，戲劇和表達性藝術是否可以被當做一個道具用來建造一個在日本與中國之間成功的道歉？

道歉不僅僅只是一句“對不起”，而是一個真實的演出。道歉中必須要有悲傷，懊悔，羞愧和謙卑。它必須要有情感，脆弱，真誠去被接受和顯露出深層而痛苦的歉意。這樣的情感是當人們在犯了過錯並且願意承擔責任時會經驗的罪惡感。它無法讓已經發生的事實有所改變，但是道歉仍然可以是羞恥心與力量的互換。我相信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道歉是具有療癒的效用。

沿著二十五個臺階往上，一塊龐大的黑色大理石紀念碑佇立於岩石上俯瞰著長江，一名中國學生用日文為在場的日本學生誦念著石板上的碑銘，那是一個發生在1937年的故事。74年前，數萬名平民百姓就在這個地方被入侵的日本士兵用機關槍掃射屠殺，據說當時他們的血染紅了整條河流，集體網綁的屍體有男人，女人和孩子，他們被丟棄在河裡順著江流飄浮到南京市內震驚了原本就已瀕臨崩潰的市民。

日本學生與中國學生兩兩成隊，一起寂靜地走向石碑，他們將鮮花置放在石碑的前方，並且默默地向那些喪生於此的人民哀悼，之後學生們圍繞著石碑並注視著它好一段時間，然後一起鞠躬後大家才又走下石階。接著，成員們依照自己的國籍不同，分別共同圍繞著紀念碑，在沉靜中默默地各自認同源自於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痛。在追念南京活動的最後一天，來自日本與中國的成員都深深地融入集體性的悲痛。中國成員們自發性地使用來自孩提時期學習到的口號來表達他們對於身為受害者的創傷，在哭泣的聲音當中更可以聽見憤怒的震顫。他們誓言身為一個國家，不會再懦弱無能。日本成員們也表達了他們身為歷史創傷加害者的背上沈重的擔子，他們低下身子鞠躬表達集體性的懊悔，部分的成員在沈重的哭泣中流露出身為加害方的痛苦，他們的哀悼照亮了靜寂的幽暗。

這個儀式已經舉辦了三次。第一次在 2007，就已經成為當年活動的其中一個高峰。這個儀式在每一年都有著類似的形式伴隨些微的變化。儀式與非直接的語言溝通都是日本與中國固有的文化，而在長江畔的這個儀式無形中裝載了雙方的悲痛。實際上，這個儀式儼然成為日本成員表達他們對祖先暴行的承認與懊悔的一種行為。每一次這個儀式可說都是以極具美感的方式進行，蘊含著戲劇與表達性藝術治療的元素，其中更是隱含著療癒與轉化的可能性。在這個儀式的供桌上，承受不了的情感在這裡都得以被完整的裝載著。

就在帶領與見證了感人而又美麗的儀式與整個追念南京的活動後，我卻依然感到不完整。當我在 2009 離開南京時，我感覺到活動裡在個人情感這個層次上應該還有更多的外殼可以被褪去。依照我在利用 HWH 處理多文化衝突的工作經驗中，我觀察到在藝術治療的過程裡，兩個相對立的團體可以迅速地達到基本的親密熟悉度。成員們往往都會很驚訝地發現“敵人”原來也有共通性並且喜歡彼此，也因此達到調停和諧的目的。然而，這樣的親密度往往是在深層的情感探索與類似創傷，羞辱或是憤怒等深層情感的表露後達到。所以在這次的四天活動的最後階段裡，照理來說應該是帶領一些接近尾聲的活動，我卻決定要冒險去再次揭開這個歷史的傷疤。我邀請成員們再進一步深層地看見自己還未完全表露出來的情緒。我知道在雙方的成員底下可能還有一些歉意與調解還沒有被全然地被看見。是否可能雙方團體能夠不畏懼地再次檢閱自己並且挑戰彼此已經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親密熟悉呢？

在長江畔邊的儀式之後，大家聚在南京師範大學的會議室裡。我告訴大家：我們相聚的時候只剩下短短幾個小時。藉由剛剛這個感人的儀式裡，我們將這幾天浮出的悲痛都存放在裡面。在我們即將要道別之前，我邀請大家來共同理解道歉的藝術，因為那是我們在這個活動裡最核心的部份。在接下來的時間，希望大家可以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察覺自己的情緒，看看自己在這個“道歉”的心路歷程中是在哪一個階段，而這樣的察覺又該如何應用在中日關係裡。

在我針對“個人性與集體性道歉”的研究當中，大致上可以分為八個基本階段：

1. 破裂，違背，或攻擊性的舉止
2. 在言語或非言語上對於道歉上的要求

3. 承認並認知到傷害已經在雙方之間造成傷害
4. 對於自己在這個事件中的角色負起責任
5. 在道歉的表現中表達了遺憾，哀傷，懊悔，羞愧與謙卑
6. 若造常傷害的事件是可以被原諒和接受的 - 給予原諒（拒絕原諒也是一種可能性）
7. 情緒或實質上的補償是在道歉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雖然有時候無法實現。
8. 直接或間接的承諾，這樣的事件不會再發生

在此次的活動當中，用中文與日文將以上的八個步驟標題寫在板子上：

1. 違背
2. 道歉的需要
3. 承認
4. 承擔責任
5. 道歉
6. 原諒
7. 補償
8. 承諾

日本與中國的參與者兩兩成對，共同合作用具體的方式去探索道歉的動力，並創作一個演出。每一對都用他們自己的身體為八個階段分別做出一個人體雕像，並且呈現在團體面前。

當我分別念這八個步驟的標題時，每一組都用慢動作將整個道歉的過程依照標題表演出那個階段的靜止影像。整個過程利用視覺上的影響讓每組的成員內化整合何謂道歉。每個景象對參與者來說都彷彿是一個透視圖。

根據精神科醫師 Aaron Lazare (Lazare, 2004)，由於屈辱是一種在沒有被公平對待而被降低地位卻又無力抵抗的情況下所反映出來的一種情緒，所以道歉必須至少要滿足一些被冒犯方的心理需求才可能成功以及被轉化。其中最重要的需求就是自我尊重與尊嚴。

在中日關係當中，中國人必須要重新得到他們的自尊以面對在戰爭中巨大的恥辱。他們必須要重拾失去的面子。經過這個四天的活動，中國的參與者表達了他們對於自己高尚大國卻虛弱到被小小的日本接管的恥辱與羞愧。而日本右翼對於這段歷史的否認也造成了他們沒有被看見的痛苦，引起了在中國社會當中對於日本的憤怒，而這股憤怒埋藏在平靜之下仍然可以被感覺到，卻一直沒有被中國的參與者在活動中表現出來，直到接下來社會劇的演出。

我在團體的前面擺放了兩張面對面的椅子，並跟大家簡介接下來的社會劇劇如何進行：這張椅子代表的是一張中國人的面具，受了創傷並且憤怒著，一旦坐在這張椅子上的人就要呈現出那個姿態，誓言要在二戰中保護中國。而一旦你站或坐或跪在椅子的後面，你所代表的則是面具下那份受傷而脆弱的心情。如果你可以為中國發聲，你會怎麼怎麼述說這份脆弱的心？你的感受是什麼？你又會從日本人身上需要什麼？

而另外一張椅子代表的則是一張日本人的面具，受了傷並且憤怒著，它代表著日本社會保護自己的聲音，一旦坐在這張椅子上的人要呈現的是生氣，防禦和否認，拒絕承擔你的軍隊在二戰時於南京所做的任何行為。但是一旦你站或坐或跪在椅子的後方，你所代表的是面具底下那份受傷而脆弱的心情，你會怎麼敘說這份脆弱的心呢？你的感受是什麼呢？從中國人的身上你需要什麼呢？身為在二戰中被委派這份暴行的日本軍人的後代自孫，你的情緒又是如何呢？

在我解釋如何進行這個社會劇之後，參與者開始輪流扮演他們國家的角色，他們不僅為自己出聲，也為自己的國家出聲：

中國男人（坐在椅子上）：父親的罪過，報應會降臨在孩子的身上。日本！你必須要接受你祖先們曾經犯下的錯誤，這就是你的命運和責任！

中國女人（坐在椅子上）：只有少數的日本牧師有勇氣向我們道歉！連德國人都願意向他們的受難者們道歉，而竟然只有十分之一的日本政客願意道歉。他們是如此的懦弱而無法理解中國的痛！

日本男人（在椅子後面）：我不願意在中國人的面前展現我的弱點，這是多麼的丟臉。我需要這份盔甲保護我自己，我不想要接受我竟是如此的脆弱這個事實！

日本男人（坐在椅子上）：停止你的哀號，中國！你這個偽善者！看看你在歷史

上曾經殘害了多少的生命，你沒有立場對我們批判！

日本男人（坐在椅子上）：我們需要你，中國！現在我們在經濟上依靠著你，我害怕再過一百年之後，我們會成為你的殖民地。你成長的太快了，你的憤怒在駕馭著你！你現在太強了！

中國女人（坐在椅子上）：經濟就是一場戰爭！日本，你在哭些什麼？

Armand：我現在要把這兩張分別代表著兩個國家的椅子挪開，我希望你們現在拿下這張面具直接對著彼此說話。為個人出聲，也為國家出聲。告訴對方你的心在說些什麼。你感受到什麼？你又需要對方什麼？中國人！你想要你日本朋友對你的道歉嗎？

二十個日本人與二十個中國人站在彼此的面前。

日本女人：我希望我們停止我們之間的戰爭！我希望日本可以停止傷害中國，承認這個歷史上的事實就是這樣的悲痛。

中國女人：我們被瞧不起。我們是如此的丟臉。我們不僅僅被日本欺壓，也被其他國家欺凌。這對我們來說是一股重擔。你難道希望我們看著這個被蒙羞的歷史，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傷嗎？我不願意帶我的朋友到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因為我不願意他們像我一樣感到悲痛。我知道你們的天皇不再擁有實權，只是日本權位的象徵，但是我相信你們的天皇能夠停止這段歷史的傷害。我希望他能夠來到中國，來到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來向受難者們道歉，這個舉動將可以療癒這兩個國家在歷史上的創傷。

中國男人：我們不會默默的吞下我們的犧牲。我們希望你們看見事實，我也希望其他的日本人也能夠看見。一旦他們看見了事實，我們之間的關係才能夠改變。我們需要你們看見事實！

日本男人：這是一份很難接受的事實，但是我們願意看見它。

（好幾個日本人都闡述這樣的心情）

中國女人：我們希望你們能夠主動作些什麼

Armand：你希望他們能夠採取舉動？

中國女人：是的！

中國女人：我們不需要你們卑躬屈膝地道歉。我們需要的是你們能夠看見事實。

中國女人：我希望我們兩顆受傷的心可以互相融入彼此。

中國男人：我們希望日本政府可以代表人民為這個歷史的創傷作些什麼。當初日

本的軍隊來到我們的土地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插上日本的國旗，這裡並不是法國或是德國，這裡是日本。你們的驕傲自大對我們來說是很沈重的傷害與羞辱。

日本女人：當你談到日本政府的時候，我感到很無力，我對國家的政治方針沒有任何的權力。我可以看見你正在用你的心跟我們溝通，可以聽見你們壓抑的憤怒，這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情感上的釋放，因為我們知道憤怒一直都存在著。我由衷的感謝你們告訴我們這個事實。

日本男人：你們一直在說這是日本右翼不願意承擔這個責任。事實上，戰後有很多的老師與學者都不願意承認這個事實，但是我們聽見你們，中國人。我們願意面對並且承擔，請給我們你們的支持與鼓勵！

Armand：所以你們現在的意思是說你們希望中國的參與者能夠看見並請感謝你們所做的改變？

幾個日本參與者：是的！

Armand：中國的參與者，你們願意與你們在場的日本朋友分享他們來到南京的舉止對你們的改變嗎？

中國女人：我們的歷史是很沈重的，我希望在這個過程裡我們可以從你們的背上減輕一點負擔。日本的人民，謝謝你們來到南京！你們的舉動對我們來說意義非凡。請你們不要放棄！

中國女人：我知道你們必須要承擔來自日本右翼的許多壓力，我也知道在日本還有其他人跟你們一樣對我們的這段歷史有所覺悟。我想要對你們，也對這些人至上深深的敬意。

中國女人：我願意與你們共同創造一個美好的世界

Armand：這個過程很痛苦，但是也很必要。我們現在應該要做些什麼呢？

成員們在沈重的沉默中思考這個問題

中國女人：我想要與我這些日本的朋友們握手，因為我們都想要締造這個世界的和平

中國男人：我想要跟他們一起朝向這個相同的目標

Armand：你們想要握手嗎？

中國女人：我想要擁抱我的日本朋友

Armand：想這麼作的人，你們現在可以與對方握手或者擁抱

一個接著一個，日本成員與中國成員彼此握手，大部分的成員也擁抱了彼此，擦掉眼淚，並從剛剛的社會劇裡被分成兩個彼此對立族群的壓力中釋放來自日本與中國的成員經歷了這個痛苦而又感人的過程，成員們學習到他們可以承受像這樣與對方直接面對這個歷史的傷口，不但沒有傷害到原本建立起來的友誼，甚至更加深遠也更堅定。在經歷過 HWH 這個社會劇的過程，成員們得以繞過雙方對於“愛面子”的文化價值裡的禁忌。一個人該如何道歉卻仍然保有面子而不會讓自己的家人，社會與國家蒙羞？這將會是在中日關係裡繼續要面臨的挑戰。然而，在活動裡利用兩張椅子去代表中國與日本的面具的目的，是在讓雙方的成員都能夠從集體文化的角度發聲，允許他們去更自由地發表想法與感受，當成員們從個人的角度表露他們的感受時，不一定能夠像這樣直接而激發地表達他們的聲音。

* * * * *

在這個簡短的文章中，我無法詳盡地描述這意義非凡的四天過程裡許多重要的部份，我會將這些點滴收藏在我的心中，而它們將會更充實我將來面對類似這樣彼此之間有衝突的團體。

我想要感謝 Dr. Kuniko Muramoto 對紀念南京活動的策劃和 Dr. Zhang Lianhong 第三次招待在南京師範大學的聚會。我也要感謝 Dr. Hara Murakawa 在活動初始時候的帶領，基於他在近二十年前就針對調停中日關係的非凡見解，才能造就在我們在南京的相遇。同時感謝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同事，在 WHW 裡最常合作的帶領者，Aya Kasai，感謝你持續對於療癒亞洲歷史創傷的貢獻，和你在日文 / 英文的翻譯，倘若沒有你的支持，我無法實踐我在日本與中國的工作。還要感謝接下來的這位戲劇治療師和一人一故事劇場家，Eddie Yu，擔任此次活動中文 / 英文的翻譯。並且在活動的第三天與 Kayo Munakata 共同帶領一人一故事劇場的精美演出。來自日本的 Playback Theatre AZ 與來自中國的同聲同戲劇團共同合作卓越地將日文與中文融入即興創作中，象徵著中日關係的合作與調和。這些演員們能夠迅速同理彼此文化之間的能力，深化了 HWH 的過程，更是對於“追念南京 2011”的活動成功貢獻良多。謝謝你們！同時感謝 Luo Cuicui 日文 / 中文的翻譯，你將活動的過程細緻優雅地串連在一起。最後至上的最高的感謝給所有願意相信我們來參與活動的成員們，成為彼此國家在療癒歷史創傷這條路上的先鋒。

- A.V., November, 2011

文献 References

- Davis, Laura, *I Thought We'd Never Speak Again: The Road from Estrangement to Reconciliation* (pp. 226 - 238),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2002.
- Lazare, Aaron, *On Ap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Leveton, E. & Volkas, A., (2010)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Germans and Jews Facing the Legacy of the Holocaust*. In *Healing collective trauma using sociodrama and drama therapy*, Leveton, E (Ed.), (pp. 127 - 146) New York, NY: Springer.
- Miller, R. & Volkas, A., (2007)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In A. Blatner & D. Wiener (Eds.), *Interactive and improvisational drama: Varieties of applied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pp. 34 - 44). New York: iUniverse.
- Volkas, A. (2003). Armand Volkas keynote address. *Dramascope: The Newsletter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Drama Therapy*, 23(1), 6 - 9.
- Volkas, A. (2009)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Drama Therapy in Collective Trauma and Intercultural Conflict Resolution*. In D. Johnson & R. Emunah (Eds.), *Current approaches in drama therapy* (pp. 145 - 171),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 Volkas, A., (2010) *Healing the Wounds of History: Japanese and Chinese Cultures Facing the Legacy of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Ritsumeikan human services research*, Muramoto, K. (Ed.), (pp. 130 - 156), Kyoto, Japan: Institute of Human Sciences, Ritsumeikan University.